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七十四

武事門

形勢三

川蜀

以全蜀要害立說

策頭蜀道非果難得人則險為我所有蜀道非果易不得人則險為敵所有蜀之險易不係乎他係乎人耳何者理蜀得人則其立志必堅其料敵必審知其勢之易則必圖其難因其勢之失則必圖其得收拾故土於侵軼之餘糾合人心於渙散之後夫如是則雖以蜀之險皆為我所有理蜀非人則其立志必懦其圖事必踈有退守而無進取有逗遛而無勇決託遙制而為固守之計借謹重而為自衛之謀夫如是則雖以蜀之險反為敵所有

策段由今觀之從故道縣而定雍程或曰此蜀道之險也然有淮陰則將壇生氣無淮陰則故道自故道耳況得而定之耶諷西南夷而徼牂柯或曰此蜀道之險也然有相如則時尚口伐無相如則牂柯自牂柯耳況得而激之耶灰橫柱於虎牙裝露橈以泝峽或曰此取蜀之難也使蜀道果難則至今猶難可也何至不逃破公孫之讖耶蓋所據者子陽之蛙耳陳再表於涕零遺八陣於魚復或曰此保蜀之難也使蜀道果險則迨今猶險可也何至異日為敵人之資哉蓋所畏者孔明之虎耳

劔閣天險隴西何得太息進彭模之師苟得元溫則全蜀青旣矣又何惑乎胡必闕觀之論閩苑僻富太原何容襲據奮

鹿頭之旅苟得悉紹球則三川興圖矣又奚奪乎契內方熾
之說然則蜀耶人耶難耶易耶

自今以始必慨覽輿圖必興懷井絡宜進趨白帝之威毋難
上青天之道毋使蚕叢魚鳧之邦莽爲獸啼鳥跡之地勿以
鵠洲鶴樓爲臥車轍之所勿以劔道刀州爲入夢寐之場必
自重慶而夔自夔而峽自峽而江陵自江陵而鄂皆當分布
大將各屯重兵必血戰而奉命必指授而中節勿使王命失
於逗遛事機失於牽制夔門自夔門三川自三川下之從上
當如卯命辰行而奉命內之應外當如戊申甲寅之叔可有
鍾鄧之功而不相劔佩有璘玠之守而不相町畦則蜀道不
難理矣

國家宿重於蜀在興州者強半其次在興元又其次在金州三方鼎立互相援救分屯列戍犬牙交錯所以守蜀者嚴矣於此有人焉據險守要運籌出計不患無以固之也亦嘗聞中興之事乎紹興初胡虜長驅關陝失守蜀道之危甚矣吳武安以一矢相加遣而虜酋奔走狼狽而歸我是以有和尚原之勝越二年道由商於直搗梁洋蜀之勢迫矣吳武安倍道疾驅而虜酋破膽禽獸相食我是以有饒風嶺之勝又明年逆將失議洩泯下守虜自元帥以下撻孥俱來蜀道之不絕蓋如綫矣吳武安据有地利躬其渠寇遂中厥目彼方棄甲曳兵之不暇我是以有殺金平之勝

事料建安十二年諸葛亮曰益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地將軍

若跨有荆益結好孫權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
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是則伯業可成建
安二十三年劉備進兵漢中不能克諸葛亮以問楊洪洪曰
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發兵何疑
魏明帝聞諸葛亮在漢中欲發兵攻之以問孫資資曰昔
武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數言南鄭直天獄
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也晉李特至劔閣

太息曰劉禪有如此地面縛於人豈非庸才耶

並通

本朝高宗紹興三年張浚言漢中實形勢之地理財積穀願
陛下早為西行前控六路之師後據西蜀之粟左通荆襄之
財右出秦隴之馬天下之勢斯可定矣田晟守饒風嶺吳

玠遂自河池縣夜馳至饒風列營拒之玠以黃柑遺虜撒離
喝怒募死士援崖而上已卯虜隔興元府 四年撒離喝領
衆十萬大入犯仙人關吳玠乃豫爲壘於關旁號殺金平嚴
兵待之 十一年冬楊政駐兵寶鷄金虜萬戶逼檢字董屯

渭北政遂攻拔其城

並小

形勢四

長江

以江面要害立說

策頭雪浪掀天觀者目眩風濤拍風聞者心寒長江浩蕩東
南之天險也犀舟桂楫如雲斯飛猊旌金甲如日斯耀聞艦
利涉東南之利器也出入奔濤見謂水虎掀舞中流勢若游
龍士卒精奇東南之長技也今日挾是三者可恃之利吾意
曹瞞禰魄於赤壁魏否駭目於廣武佛狸送死於瓜步逆亮

作犯於瓜洲矣執事隱憂乃有在於三者之外毋乃江流雖險清河神者誰歟毋乃舟師雖備作舟楫者誰歟

策段有地險有人險地之為險也有限人之為險也無窮長江浩渺無涯為際波濤之洶湧魚龍之出沒古人謂之天塹言天之所以限南北也魏文帝臨江悵望而不敢渡狼尾灘之險峭難以揚素之威名亦深慮之且有勝負大計在此一舉之流此持地之長江者然也方曹公合荊州之衆順流而下聲勢張甚目中已無吳矣及周瑜一炬而千里之鬪艦蒙衝頃刻而盡殆有甚於澎湃漂溺之為害者是非人之長江尤險於地之長江者乎

紹興間虜僞之合兵入寇也世忠在楚光世在廬岳飛在鄂

張浚在盱眙沂中在泗上而汳江之備甚弱也非惟謀臣欲移屯以守江而將臣亦欲移屯以守江矣非惟宰相欲移屯以守江而上意亦欲移屯以守江矣張紫巖排衆議曰兩淮不可以不守也襄漢不可以不備也於是守鄂者不得以東下守廬者不得以退屯雖不專守江而乃所以爲守江之謀矣藕塘一戰逆虜駭遁又孰得以一騎而望吾長江之波濤耶當是之時所防守者固止於下流之藩籬今若兼備上流之門戶亦若是矣

赤壁雋功也以老瞞席捲之威氣燄赫張千里軸轆驪酒臨江之十萬衆順流東下視江東特枉上肉耳少年如公瑾慷慨當之據勝勢以扼其吭膺先鋒以挫其銳迅風順帆天助

人勇烈炬一舉灰飛煙滅吳稍能立國謂非一戰之力不可也然鼎峙江東僅僅自保濡須彈丸之外終身不得淮南尺寸之士卒之進屯伺繫計出羊祜而吳遂成擒豈非專於保江之爲乎淮淝偉績也以苻秦吞噬之志威聲飄忽戎騎百萬掃境而南睨視長江投鞭可渡視江左探囊物耳勅敵如玄石賈勇拒之部陳嚴而將士精待之整而應之服靡兵使卻援繼道堅鶴唳風聲聞者潰北晉之猶能立國謂非一戰之功不可也然吳安江沱度日自娛兩淮數千里之地徒以爲迎敵交戰之場卒之秋風黍離念不到此而淪胥以亡又豈非專於保江之故乎雖然守險以勢設險以人有人爲險雖夷亦險否則雖險而夷矣故魏武困於居巢曹丕困於濡

須拓跋困於瓜洲付堅困於淝水皆不得渡其險誠足恃矣
然大江天所以限南北昔人嘗有是言矣而陸抗乃曰此守
國末務非知者所先何也蓋人勝險為上險勝人為下

事料

漢建安十七年呂蒙聞曹操欲東說孫權夾濡須水口

立壘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蒙曰戰無百
勝遂作塢十八年曹操進軍濡須口權率眾禦之相守月餘
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嘆曰生子當如孫仲謀權為賊
與操春水方生宜速去操乃還魏文帝五年伐吳至廣陵
時江水盛長帝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群無所用之乃旋
師六年帝以舟師自譙循過入淮如廣陵見波濤洶湧嘆
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吳張昭曰曹公得荊州劉表

治水軍蒙衝閘艦悉以浮汭江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陳

孔範曰長江天塹以限南北北來諸軍豈能飛渡耶前

史

本朝高宗建炎元年知揚州許邠言揚州前江後淮有險可恃願駐蹕于此 七月劉珪言金陵天險前據大江可以固守東南計三年臣僚議曰建康在東南為都會控帶荆揚引輸江湖咫尺淮甸應援梁宋其山川之雄盛所謂因地之利者也金

呂祉奏下流之最緊者三建康之宜化鎮江之瓜洲是也中流之最緊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采石是也上流之最緊者三岳之比津荆南之公安石首是也上至荆鄂下至常潤其所渡之要者凡七餘則略為之防無害也雖然江之當守者

其地居七江之所以守者其策凡三守江之北上也守江之
中次也守江之南又其次也今之爲計者知有守江之南而
已夫江之南有諸口岸誠不可以不守也然禦之於已渡之
後而不能卻之於未渡之先夫是之謂下策今之爲計之善
者知有守江之中而已夫江之中有諸洲渚亦不可以不守
也然防之於已出之後而不能制之於未出之先夫是之謂
中策必求最上之策其惟江之北乎吾築吾城堡吾治吾甲
兵吾里吾舟楫山之可依有山寨焉水之可據有水寨焉彼
方聞風縮頸之不暇而又何敢爲出江計哉

形勢五

兩淮

以兩淮要害立說

策頭今之言守淮者何如哉有可守之理有必守之勢特患

乎無善守之謀耳大抵地無險易善守者地雖易而亦險城無堅瑕善守者城雖瑕而亦堅自古立國東南用淮以勝敵者多矣諸葛恪城東興以遏巢湖而敵人三大將之衆為之驚遁垣崇祖築小城以堰淝水而敵人二十萬之衆為之漂流巢湖屬今之廬州淝水屬今之壽春其地本無險也而以二人用之則其險若此豈非地雖易而實險乎老瞞嘗攻濡須矣以四十萬之衆厄於仲謀而不能破佛狸嘗攻盱眙以百萬之衆困於臧質而不能拔濡須一小塢盱眙一小郡其城本非堅也而以二人用之則其堅若此豈非城雖瑕而實堅乎

兩淮天下之手足也楚恃一江黃以扶持荆襄藉兩淮

以運掉蓋其地廣民豪素習戰鬪唐籍之以濟中興陳失之而取滅亡孫權濡湏一塢猶可以御曹仁諸葛恪東興一隄猶可以破胡遵此皆用淮之明驗也愚嘗論之兩淮為天下手足而合肥維揚又兩淮之手足在焉合肥為西淮重鎮控扼光黃維揚為東淮重鎮襟帶通泰無合肥則無光黃矣無光黃則淮之右臂失無維揚則無通泰矣無通泰則淮之左臂斷惟當及今少暇修復光黃以援合肥此淮西之急務也修復天長六合固守揚楚此淮東之急務也齊安去江跬步浮光合肥為齊安後拒有以守之則虜雖欲一飲長江之水必有螳螂捕蟬之慮天長徑趨通泰維揚直跨江面有以守之則虜雖欲一投長江之鞭必有下莊刺虎之憂

淮東要害在清河口而淮陰實當其衝使淮陰多扞蔽則山陽不可拔山陽既壯虜雖欲向通秦以闔吳楚之門而終貽虎兕入柙之憂矣淮西要害在過潁口而安豐實蠹其會使安豐嚴戍守則合肥不敢犯合肥既固虜雖欲向瓜洲采石一飲長江之水而終有螳螂捕蟬之患矣

昔揚行密以淮守淮今日舉天下半以守淮猶以為難可乎當朱梁之初天下別為十二兩河南北凡七十八州為梁雍以南則有蜀江以南則有浙有荆有湖有閩吳之所有止於淮南數州之地而與梁為仇清口之戰壅淮以灌梁軍是其所以為險者獨有淮也此之謂以淮守淮

事 淮水出南陽桐栢山其源湧出復潛流於晉謝玄敗苻

堅于淮加晝夜北走聞風聲鶴唳以為王師且至婿梁韋叡
救鍾離魏人先於邵陽洲植柵跨淮通道敵裝大艦為水軍
會泝水暴漲閩艦競發風怒火盛敢死之士拔柵斫橋魏人
大潰帝遣周捨勞軍於淮上捨曰君此獲復與熊耳山等矣
黠本朝高宗建炎三年張守言今之為策有二一防淮二渡
江若屯重兵於楚泗淮陰三處賊亦未能遽犯我若渡江而
宿重兵於昇潤賊亦未能遽侵若為中原計而幸虜不至則
用防淮之策若為宗社計而出於萬全則用渡江之策 四
年詔金賊見於真楊出沒恐不測南渡令劉光世往鎮江分
兵以備江岸及會 南諸鎮併力擊之虜攻揚州急楚州亦
危趙鼎曰楚當虜衝所以蔽兩淮若委而不救則失諸鎮之

心乃詔岳飛率兵腹背拖擊又令浙西大帥劉光世遣兵渡江為援 六年劉豫兵渡淮入寇上欲令劉光世楊沂中等退師還江南為保江之計浚奏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淮南之地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 紹興十一年虜犯淮西上曰今日之勢與建炎不同建炎間我兵皆退保東南杜克書生遣偏將輕與虜戰致虜得以乘間猖獗今韓世忠屯淮東劉騎屯淮西岳飛屯上流張俊方自建康進兵前渡虜窺江則我兵皆乘其後今雖虛鎮江一路以檄呼虜渡江亦不敢來疎秦檜曰山陽所以扞淮東東關拒淮西水路又歷陽六合皆近江形勢之地嚴備此數處然後江可安上曰山陽東關已降處分更令

張浚益修守備 孝宗隆興二年詔令都督江淮軍馬楊存
中與王琪郭振共議真楊六合占據形勢險要去處措置捍
禦 三年淮西宣諭使王之望奏聞諸將分定把截戰守屯
泊去處上曰兵不可太分須要屯大兵於持重要害之地陸
陳同父云江之有淮猶墻壁之有藩籬也未有藩籬之不設
而墻壁之能自固大凡因險為守則守易固因守為戰則戰
必克何者以其退有所保而進有所乘故也自古倚長江之
險者屯兵據要雖在江南而挫敵取勝多在江北故呂蒙築
濡瀆塢而朱桓以偏將卻曹仁之全師諸葛恪修東興堤而
丁奉以兵三千破胡遵之七萬蓋江淮者自昔號為表裏之
地國恃江而立江恃淮而蔽淮之下守則是舉長江之險舟

據之利固已與敵共之而僥倖於一決矣

形勢六

海道

以海道要害立說

策頭世之論海道者皆曰舟楫非北方之所習也至於浮舟巨海則雖南人有不習者況於北乎以是自諉曰海道不必防嗚呼不恃己之有備而恃敵之不能亦終於誤人之國而已蓋周世宗嘗降人以教舟師曾未幾月出沒而神今中原豪傑乍降乍叛昔之委質於我者今皆為虜人之導以窺我者也安知其不假我之技以自售于敵海道雖險虛循徐道覆嘗用之矣晉存特幸耳

策段建隆以來虜之聘使嘗由海道矣或曰是貢道也非伐道也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彼既以此聘焉知不以此伐紹

興之末虜之伐將嘗由海道矣或曰是死地也非勝地也噫殺越人于貨愍不畏死彼雖以此而敗焉知不欲以此而勝夫瀚海張天一息千里犬羊出沒寧不能乘順流之帆以搆我之虛故海道之當備者有二其一大江口其一浙江口今日精募水軍多蓄戰艦守大江口者置之許浦守浙江口者置之定海然軍果習於水乎舟果便於水乎把守而防扼者不知其幾所調發而更變者不知其幾家校試而閱習者不知其幾人一不預防窺伺必至以不素習勝負係焉舟師有開道之海利害如此今日胡可以文具鹵莽視之

甌裝載糧一罄而沉善沒之水軍也昔嘗用於清河矣獨不可募此於許浦乎中流回轉虜衆駭愕如飛之戰艦也昔嘗

用於瓜洲矣獨不可繕此於定海乎海寇隸軍名取平河祖
宗有是制也今日獨不可守是制乎海舟係岸時令按習祖
宗得是法也今日獨不可守是法乎然則今日之戰艘未繕
首繕之水軍之未練者練之主師之未擇者擇之則海道可
保無虞

夫水有海人心亦有海其必治人心之海使之風恬波息涯
涘畢見而後海道可得而防也執事以逆全猖獗之時海道
不靖豫爲今日之憂愚之憂此久矣言其詳未暇也姑言其
略乎

事紀 建元二年東甌告急於漢嚴助以節發兵浮海救東甌
傳宋武帝詔盧循使孫處自海道襲番禺曰我十二月必破

妖賊鄉亦足至番禺先傾其巢窟也

本紀

本朝高宗建炎四年言者論防海利害可慮者三不足畏者三略請海道風帆瞬息千里舟師徑至猝難支吾又出沒示疑牽制王師揚旗使鼓中夜而至我若驚潰彼計得行所可慮者此也冒涉風濤慮衆方病乘其未定易以進擊又或為風阻咫尺不前海道回曲加以泥濘其隙易乘不足畏者由是言之無備則可慮有備則弗畏然今莫若委沿海巡尉及民社兵未集而擊之必可以成功高宗紹興三十一年李寶與金人遇于密州膠西縣大敗之虜帆皆以油纈為之綿亘數里忽為波濤卷聚寶命於火箭射之著其油帆烟焰隨發燒延數百降者三千餘人錄年孝宗淳熙十五年黃洽奏

許浦一軍在明州定海後因移駐許浦潮沙漸次淤塞緩
急如何相就上曰定海南北之衝下瞰山東此用舟師之便
卿等更宜熟議煙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鹽水縣英待問會元卷之七十四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七十五

武事門

待夷狄

①

備禦

收復

通使

戰守和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外陵內困之說○魏馬下牧秦鞭欲投敵之待我

者已有積輕之心陳師浸惰楚力告疲我之應敵者方有積困之慮敵可使之畏我何可使之輕我也輕且不可況積輕乎我當制敵何有困於敵也困且不可況積困乎何謂積輕如一室單微藩籬缺壞外寇窺伺已非一日始闖門戶終入堂奧矣噫嘻守國猶家庸可啓外侮之積輕耶積弱滋輕第恐輕而不可救耳何謂積困如元氣虛耗肢體頹墜外邪交

侵已非一日始入腠理終入膏肓矣噫嘻保國猶身庸可使
吾體之積困邪積久滋困第恐困而不可抹矣

待韃夫得之說○切惟今日待夷狄之故矣韃之所以撓我
者常以變我之所以待韃者不容變其常以常應變何我非
暇以常制變何敵非鈍帝王備禦之大經斷不出此是故以
常應變則一動一息惟彼之懼終東忽西酬接不暇軒輊於
邊報之動靜將迎於哨騎之往來臨事徊徨隨時直補舉吾
國之四肢百體任其所役玩弄於敵人掌股而不自制其尚
足以立國乎以常制變彼以其密我未嘗踈彼以其利我未
嘗鈍不和則已吾之戰未嘗怠也不侵則已吾之備未嘗弛
也來不為之懼去不為之舞隙無所乎伺間無所乎乘凡彼

之所期以玩我者我將及其鋒而玩彼矣是則韃之長於兵者變我之所以制其變者可不思守其常乎

稽古得議

夷狄當防其患○愚聞四夷來王於有虞之世矣

未聞舜之用四夷也愚聞氐羗來享於有殷之時矣未聞湯之用武羗也蓋自漢以降胡列於諸侯王之上而後益有以啓夷狄媿侮之心自唐以樂胡鳴玉曳履於搢紳之間而後有唐朝著之禮益紊亂而不可攷是雖委任之重足以得日蹙之盡忠然異時武賢之一乖其術已有以啓降羗之變是須撫摩之勤足以得思摩之死力然異時并州羯奴一加寵任卒以兆天寶之亂夷狄之不可用其禍如此酷也

警於敗驕於勝自古以來固有以戰敗為不足憂戰勝為

深可憂者邲之敗績士真子以為天之大警晉吳之入郢逢滑以為天之正訓楚會稽之棲而范蠡更以不死國衛之削而季子知其後亡夫戰惟恐其敗也戰既敗而反以為無足憂者以強敵而君知懼也靈王之克蔡叔向以為天厚其凶虢公之敗戎上偃以為天益其疾厲公之敗楚文子有亂作之言魯公之克齊季孫有禍大之戒夫戰惟恐其不勝也戰既勝而反以為深可慮者以敵殲而君必恣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

法祖嘉猷國朝所備夷狄○蓋自往者石晉割關外十郡以遺胡其後胡馬南牧憑陵上國哆然有無中國之心迨我藝

祖立極之初首命李漢超守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屯易州而虜酋震懾知吾中國非如前日之可輕也乃遣和使以乞盟于我天子以新造之邦曲徇其請以輯寧我邊陲夫何犬羊無厭驕志日逞太平興國中嘗寇我幽州矣我於是有北征之役已而又寇我關南矣我於是有大名之捷景德中又嘗大舉以寇我河南矣我於是有澶淵之幸天戈所指士氣十倍虜將旋斃尋脩和盟時寇公當國必欲折而臣之自是不敢稱兵者三十餘年其後六符之來設辭以撼中國其志不過欲得幣而已富公一言虜氣索然當是時也契丹雖弱矣而我中國亦非前日之強且盛也權臣當國養癰護疽方且幸契丹之亡而不逆制其後不知一

寇斃一敵生女真本小落之餘襲而取之南與中夏為敵國
漫成異日之歎尚忍言哉

中興破虜之功○每觀逆亮南牧之初鉦鼓聲天旌甲蔽日
江流千里投鞭欲渡氣焰薰灼聞者喪膽使權奸在而處此
其不奉張昭之表而迎曹公於赤壁者幾希帝也明明廟謨
赳赳雄斷投袂而起斫案而行都堂集議宰相陳康伯傳上
旨曰今日更不尚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斯言一發人有奮
心散關一戰神臂長驅而虜騎退海道一戰風濤助順而虜
帆飛灰整舟溺糧沒伏卻敵車船如飛貔虎四出既敗之於
清河又剽之於采石又蹙之於瓜洲而犬羊相屠倒戈自攻
虜且首領之不保矣

時文警段吾國為韃所役○以常制變則變者以窮隨變應

變則彼固愈變而愈不窮矣夾攻以來局面凡幾新矣東兵之未卻西險之已移左實之方攻右虛之繼闖朝而怵我以師夕而欺我以使乍而攻我以正驟而撓我以奇纒而誘我以奔北俄而出我以不意倏去倏來疾風甚雨乍伏乍動點鼠妖狐而吾國之人隨方熨療當急挨那惟有着應一着步應一步獲霜而慄截陽而嬉耳往歲之憂在西淮繼則移其所以憂西淮者憂蜀而淮不顧近歲之憂在荆鄂今則易其所以憂荆鄂者憂淮而江不知上流之波一動山陽即可以升虛福山之鹿方驚京口浸忘於托裏北軍穿雉芒孺習行楚幕有烏紅旗詭捷其如桔槔附物俯仰之視時博者用梟

食握之隨欲噫彼豈長於變乎吾惟無以制其變則彼之所
謂變者宜得時而出之以撓我耳

氣張虜不足畏○又矣乎吾國之氣索也是氣也張之則強
縮之則繭作之則奮沮之則銷自古刷大耻立大功仇國以
破弱國以興者未始不先鼓吾氣此氣一鼓如雷動於天水
倒於風行電迅不可障遏焦撓聞而抵掌戚施為之扼腕
一旅可以祀夏也一城可以報燕也斫案一怒可以灰老瞞
之樓櫓也斬使一舉可以褫羯胡之膽魄也式蛙而沼強吳
者以此鞞刀而捷河陽者以此箕踞而罵賊血面而死城者
亦以此氣乎氣乎貫日月通神明浩然而不少屈者乎是以
弱可強寡可衆亡可存不為彼伸屈不以人進退自綽綽乎

其有餘裕者不然千里而畏人七千里而為讎役無似其氣
懾也

綺語類珠

問鼎奸萌欺周過甚

變詐而不可測

營巢詭計謂秦無人

桀猾而不可信

制禦之畫足以彈壓其猖獗之心

得其地不足為廣

控禦之術足以消奪其陸梁之氣

有其衆不足為強

專殺戮不忍之法孰不欲植幡而願降

聚流離等死之衆孰不欲彎弓而報怨

彼方肆其虎噬之毒吾有以扼其咽而摧其牙

彼方恣其狼貪之求吾有以斃其力而制其慾

佛狸飲江之志無一日忘也特犬羊相爭而未暇耳吐蕃平涼之盟亦不可保也特包藏禍心以啓釁耳

嘗今獻策倉卒暇豫二策○聖天子嘉稱晉羊祜之禦邊且欲養恩信以係人心厚根本以伺機會神謨睿筭蓋深遠矣仰視高宗中興書羊祜傳以賜將相之臣者同一軌轍也愚謂倉卒應敵者機事貴急不貴緩閒暇待敵者機事貴緩不貴急畫揚兵夜擣壘使賊不得息施之於子儀則可施之於羊祜則不可據險守要不為掩襲當如充國之堅壁持重先計後戰可也轉戰逐北義不還顧斬馘數萬俘獲十萬用之於子儀則可用之於羊祜則不可刈殺而償絹略俘而遣還當如充國之芻牧無侵反虜復遣可也何則子儀以倉卒

敵則當以勇勝仁而不當以仁病吾勇羊祜充國以閒暇待敵則當以仁勝勇而不當以勇病吾仁事機不同而事體亦異茲紹興建炎所以兼采而並取之也

意向定規模立○端平之意嚮不定故端平恢復貽害無窮嘉熙之意嚮不定故嘉熙城守空談無益嘗因是謂朝廷必有一定之意向而後邊庭始有一定之規模向也欲戰而莫可以戰欲守而莫適與守欲和而莫恃以和廟堂方如訟邊閩遂如醉上焉意嚮旣異於宵故外間規模冬變於夏宜爾何怪也欲爲堅壁持重先計後戰歟難主張之欲爲轉戰遂北義不還顧歟懼沮撓之舉天下事付之旋作規模前車不堪舉目矣中興時魏公畫屯田之宜沈公上屯田之議呂尚

書又建封牛田春之請至於地產養兵為士卒先則豈無老弱之揮淚思奮今之內外布列未必無若人也亦乎在上之人所以振作其精神和平其志慮而已

生意收結敵亡正宜自治○雖然自古立國不亡於敵國未亡之前而亡於敵國既亡之後山濤之設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欲釋吳以為外懼而羊祜亦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是二子者皆知平吳而武帝必不能持守也厥後孫皓既降天下混一武帝果惑於女色恣為驕奢終晉之世禍亂接踵者皆已胎於此時然則山濤羊祜二人著此之智可謂灼見武帝之心術者歟方今韃兀乎未亡乎是未可知也而一二年來邊烽稍息謀國者遽軒然以為小

康烏知不自是而弛備召患乎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特明其政刑上之人盍鑒諸

故事源流

經傳格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謂明王謹德四夷咸賓格

聖王禽獸蓄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外而不內踈而不戚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遜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前句

歷代事實

舜曰皋陶蠻夷猶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

書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既成王既伐東夷肅謹來賀

書

秦乃使蒙恬北築長城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

下而牧馬

漢文帝匈奴入朝那候騎至雍其泉文帝於

是大發車騎遂出塞即還匈奴武帝時司馬相如風通西南
夷曰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二方之君鱗集仰
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辭終軍曰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
王伏辜南越賴救大將秉鉞單于奔幕驃騎抗旌昆邪右社
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本宣帝甘露二年匈奴呼韓邪單于
歎五原塞願奉國珍朝以客禮待之位在諸侯王上本光武
審黃百存包桑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辭厚幣以禮匈奴
之使後漢書唐太宗北擒頡利西滅高昌焉耆東破高麗百
濟威制夷狄古未有也唐書房玄齡奏上古所不臣者陛下
皆臣之所不制者陛下皆制之矣為中國患無如突厥而大
小可汗相次束手弛辮握刀分典禁衛延陀鐵勒披致州縣

高昌吐渾偏師掃除惟高麗歷代通命陛下自將六軍征荒
諸不旬日拔遼東虜數十萬馘太宗至靈州爲詩曰雪耻酬

百王除兇報千古通

靈朝典章

太祖建隆二年上欲篤信保境勅沿邊諸州禁民

無得出塞侵盜由是夷狄畏慕不敢內侮張太宗淳化四年

上曰若好張皇誇耀窮極威武則天下之民幾乎磨滅矣且

治國在乎修德四夷當置之度外 真宗景德元年上曰北

狄自古爲患倘思憤恚盡議殲夷則頃日尋干戈歲有勞費

今得其畏威服義息戰安民甚慰朕懷 仁宗慶曆初元昊

始僭朝廷欲討之張方平言國家自景德與契丹盟天下忘

備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當含垢匿瑕得歲月之須

以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為不可勝以待之議者皆不謂然兵
既交天下騷動方平又獻平戎十策大略以為宜及民力之
全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
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
也並同高宗紹興二年上曰制虜在修文德若器械不可不

備耳

聖

九年上曰待夷狄當以誠秦檜等曰上每推誠待物

動法祖宗

十九年上曰用兵蓋不得已豈樂攻戰中國之

有夷狄猶陽之與陰使可殄滅秦皇漢武為之矣本朝真宗

於契丹和百餘年民不知兵

神宗雖謀

武

寶未嘗用

朕自始

至今惟以和好為念蓋兼愛南北之民以柔道御之也又曰

夷狄不可責以中國之禮朕觀三代以後惟漢文帝待匈奴

最為得體。倭鰲則受而弗較，侵犯則禦而弗逐，謹守吾中國之禮而不以責夷狄，最為得體也。孝宗淳熙三年程叔達論修政等事，因言夷狄盛衰不足為中國慮，中國治否所宜留意。上曰：中國既治，自然懷服矣。上同。

先正建論富弼上仁宗北虜有民人而不知教化，有土地而不出貨財，寒無溫麗之衣，飢無甘珍之食，於是見中國之盛，萬物之富，貪慄之性，復有趨武則不得不為，邊鄙得掠之患也。然為患深淺，係其強弱，亦係中國衰盛。馬或暫而入寇，或連歲擾邊，或散處中原，或遂去漠北，或費兵力而臣蓄之，或從權宜而充禮之服，叛相倚勝，敗不常。歷代帝王知其若此，不欲困百姓而外事四夷，故有曰：比之蚊蚋而已。復有曰：接

以禮遜羈縻不絕而已又有或質其子或盟於天或啗之金帛以厭其欲或結之姻好以暱其心 范純仁上哲宗夫夷狄相吞并者中國之利也若天祐堅世遂使此羗卒至離析凡力等而勢均者各據土地自爲一部則於時庶幾有思附大國者矣昔呼韓裂爲五單于匈奴分南北庭自是漢之邊候無匹兩之蹤我之所利正願如此故臣所謂在朝廷今日惟安不妄動用觀成敗之變者蓋謂此也夫中國者禮義之所由出也臣願靜占往鑒處以禮義參稽古昔無蹈後患

文集精華

吳獬云秦漢開萬里之封而川廣悉爲郡縣隋唐

闢毋隅之化而閩浙盡爲衣冠秦爾蠻荒變於中華當時既赫厥靈後世亦蒙其利此則開邊之得者也至於晉招五部

則變生劉石唐開四鎮則禍亟吐蕃漢將屯田於葱嶺重困
華人唐宗列郡於陰山終為異域此則開邊之失者也 又
云方虜為靖康之役彼謂天下無復國家有也而民心依依
戴其舊君我是以有南京之立方逆虜為維揚之役彼謂深
入窮侵之計不淺也而風潮效靈一隔千里我是以有海道
之安方逆虜為江上之役彼謂投鞭於江可以利涉也而千
艘一炬虜酋授首我是以有江海之捷則天之維也全安我
國家首屢危而屢不危其眷顧何如也 楊誠齋云欲謀人
而不能舉欲備人而不能動政事紀綱守其常兵甲士馬因
其舊不至於大治亦不至於大亂敵不至則憂其至敵至則
徐應其至夫徐應其至者非有萬全之素也盡於一決以幸

一勝耳故其勝者幸也非計也謝玄之所以破苻堅也吁是
可以勝也而不可以必勝也可以幸也而不可以數幸也

待夷狄二

備禦

以儆戒無虞立說

策頭銷兵不足以銷兵惟治兵乃所以銷兵偃武不足以偃
武惟講武乃所以偃武蓋人之常情多難則戒戒則憂憂則
治無難則驕驕則怠怠則亂是以秦滅六國而秦自滅晉平
吳亂而晉自亂隋取陳亡而隋自亡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
憂此馮陵之勝范文子所以憂魯之必禍者此也

策尾如文帝之備匈奴如灞上如棘門如細柳如雲中處之
邊而非劉禮則徐燭非亞夫則魏尚其威燄自足以懾虜酋
之膽如孫權之保江東如襄陽如廬江如荊州如潯陽處之

邊而非魯肅則周瑜非徐盛則呂蒙其聲聞自足以儆敵久之氣

昔尹公洙之論兵也以為策之長在於戰與守策之失在於禦與救救亦戰也禦亦守也而曰策之失在於禦與救何也戰則暇救則不暇守則豫禦則不豫也敵至而後命將兵交而後濟師則吾之勝勢已與敵共之矣

寇之安也變而擾虜之順也變而逆軍之聚也變而潰旣寇我蜀復擾我荆旣蹂踐我江陵復震蕩我江澣平城之弩方強甘泉之烽未熄幾年委積影滅烟飛百萬生靈屍橫骨蔽栖雲衰草時聞戰馬之嘶墮壁頽城夜無刀斗之擊足食調兵命將遣帥不可緩矣

九重之上能如越王之食不二味而後能守士大夫之間能如越臣所謂復讐謀敵非君獨愛而後能守四封之內能如越人所謂報君讎敢不盡力而後能守夫區區之越上下一心猶能即會稽之耻而一雪之況不為越者乎

事

禹五百里綏服二百里奮武衛書文王以天子之命命

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也詩文帝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

守不發兵深入恐勞百姓紀昭帝時漢邊郡烽火候望精

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傳唐陸贄云備邊禦戎

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訪裴垪云侵徧則驅而

遠之逃遁則守而備之此帝王禦戎之要經靖邊之大略賢

策本朝太祖建隆二虢上曰安邊御衆須是得人若分邊寄者能稟朕意則必優恤其家屬厚其爵祿及錫州詠利使之田園特免稅筭聽其召募驍勇以爲爪牙苟財用豐盈必能集事獻太宗端拱二年詔羣臣各陳備邊禦戎之策田錫奏曰今之禦戎無先於選將帥 真宗咸平三年上問王濟以邊事者濟邊策十五條以獻上又以手詔訪錢若水備禦邊寇剪滅蕃戎之策若水上言備邊之要有五 景德元年契丹多縱游騎剽略深祁間少不利即引去徜徉無圖志寇準曰是沮我也願朝廷練帥命將簡驍統分據要害地以備之仁宗康定元年帝遣使問丁度所以禦戎之策度奏莫若謹亭障遠斥候控扼要害爲制禦之全策因條上其策名曰備

邊要覽 慶曆二年賈昌朝論方今備邊之尤切者凡六
事曰馭將帥復正兵訓營卒制戎狄緩蕃部明探候務高宗
紹興二年臣僚言公江州郡累經殘破防托之具理宜葺治
恐郡縣措置過當則橫斂於民畏避苟且則姑爲退保計乞
明戒州縣民不可擾軍不可廢辦而不擾者賞擾而不辦者
罰雖孝宗隆興三年王之望奏把截關隘上曰如要逐處控
扼使虜人不得過兵家無此理湯思退奏自虜人入寇以來
常用僉軍爲先鋒多至數十萬衆而我兵常患乎少今又自
分其兵則力益弱矣聖鑒如此洞見機要

待夷狄三

收復

以有志成事之說

策頭

有恢復之機有恢復之志蓋激昂奮迅之氣常主於仰

鬱不平之後而沉深周急之謀每起於頓挫陵辱之餘句踐
惟不安於吳人之侵削是以能一鼓而俘戮之漢武惟不安
於夷狄之侵侮是以能一掃而蕩滅之唐太宗惟不安於突
厥之要素是以能一舉而臣妾之此已事之明驗也

策段自晉祖逖觀之中流擊楫誓清中原則將有慷慨之心
冶鑄召募人思自奮則兵有激昂之氣雍丘之鎮邊境休息
則民無不安積穀之計將圖進取則財未嘗乏使晉人能以
仇耻未雪為志以版圖未復為憂乘此機會大作規模顧何
功之不成惜乎當時君臣鎮靜之謀多而興起之念少文雅
之習勝而經綸之計疎以五胡之代仆代興中原雲擾四郊
多壘此乾坤何等時邪

王業不偏安漢賊不兩立此有志當世者之盛心也而今之
進言者皆曰契丹盜有燕薊祖宗不能復拓跋盜有銀夏祖
宗不能復曩之靺鞨腥我中華虐我遺黎又非契丹拓跋比
也蓋我高宗嘗圖恢復矣書車攻詩以示宰臣書光武紀以
示詞臣所宜愛日之說大作規模之說其立志何如也我孝
宗又嘗圖恢復矣神宗未遠見之於詩八荒為家見之於賦
寸尺地力爭之喻五十畝理索之喻其立志何如也志立而
事不就雖我高宗孝宗不免為空言而況丙寅之覆轍可鑒
也哉嗟夫燕薊之禍始於石晉計其所有北邊而止耳銀夏
之禍始於有唐計其所有西邊而止耳是則復之可也不復
亦可也是蓋無庸言也靺鞨何人蹂踐上國高宗迫於勢而

不能復孝宗困於時而不可復為人子孫者其可不興霜露之慘乎

謹畏於金甌之保而不思復青甌之舊置念於臥榻之外而不思防舟中之敵以二帝三王之所建置而為犬羊之淵藪以四關兩河之所屏扞而為腥羶之所染汚夫是以冠蓋衣履之地被髮左衽之鄉矣鷄犬相聞之境胡馬群牧之藪矣請兵一萬橫行匈奴願紆樊噲之憤者未見其人也獎率三軍北定中原願上孔明之疏者未見其人也

事晉祖逖渡江中流擊楫而誓黃河以南盡為晉土本唐

憲宗常覽天下圖見河湟舊封赫然思經略之未暇也至是群臣奏言今不勤一卒血一刃而河湟自歸乃議上順憲廟

號唐

吐本朝神宗每憤北虜倔強慨然有復幽燕之志即景

福殿庫聚金帛為兵費繼高宗紹興五年上曰虜已退遁須

當漸圖恢復若止循故轍虜至輒為退避之計何以立國祖

宗德澤在大下二百年民心不忘當乘此時大作規模措置

雖五年上曰恢復之圖所宜愛日講究須先求人才有人才

則天下之事不患不舉緣年孝宗隆興元年陳康伯奏陛下

日思恢復臣等謂自今以往尤當信賞必罰以作成人才選

將勵兵以激昂士氣均財務農以愛惜公私之力庶幾今日

之和乃所以成他日之恢復惟在力行上曰士大夫諱言恢

復不知其家自有田百畝內五十畝為人強占亦投牒索否

六年上曰忘朕不恢復者正欲混一效唐太宗為府兵之制

待夷狄四

通使

以戒不當而立說

策頭大將有進而無退則可以伸中國之威泛使有拒而無迎則可以沮夷狄之謀何則將者我之所倚以卻敵者也使者彼之所資以覘我者也使吾之將逗遛而不進彼之使虛喝而復來則天下之勢不止如今日所憂而已

策段自古覘國多遣聘使苻秦圖燕先遣郭辨元魏圖涼先遣李順若此者明行窺伺公肆噬齧豈非以無人視國乎夫通和亦用兵絕和亦用兵何必貪甘言之餌為夷狄之笑哉誠使勿持兩可堅守一意來則勦之勿致縱敵去則謹備勿致忘敵犬戎無厭惟力是視苟大治之則終身創矣

夫兩強可和兩弱可和一強一弱必無可和之理兩強之和
紹興是已兩弱之和嘉定是已一強一弱之和宣靖是已今
之強甚非紹興今之弱甚非嘉定其可復蹈宣靖之轍乎
今之盟約曰南北通好聘問以時毋得增置大兵是以吾指
錢之卒驕於秦養持空語以惰吾之戰士也毋得經營迹緒
是以吾要害之地缺於捍蔽發虛聲而禁我之守備也既得
吾賂遺之寶又時有要索之請是彼常以講和勝我我反以
畏戰屈彼衝冠之髮按劍之視人心蓄此忿也久矣論者每
曰國朝列聖以仁存心禦戎之策終歸於和渡江而後一和
於紹興再和於辛巳則和亦未爲失策也嗚呼亦孰知我國
家之所以爲和者乎景德紹興以戰而和慶曆以守而和使

今日而有射殺撻凜之威則可以為景德之和有西北二邊之備則可以為慶曆之和有張韓劉岳之將則可以為紹興之和三者咸無一戰不勝甘心於和不以為非虜反得以窺我矣

事 淵漢文帝時單于遺漢書故使郎中係牟浚奉書請皇帝云云淵漢使使遣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 武帝時單于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之相當且鞮侯單于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上

本朝太祖開寶八年契丹遣使獻名馬太祖厚賜之使者曰皇帝神武所未嘗見也對真宗景德六年虜犯澶淵射殺其

順國王撻懶虜遣使請和曹利用再使果以三十萬成約而
還繼仁宗慶曆二年契丹遣使蕭英劉六符來富弼往報
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垵高宗紹興八年虜使到常州上曰
縱使和議已成亦不可弛兵備政紹興十年陳涉言急於遣
使而不及其他則知虜不能無求然我有不可許者蓋和戰
兩途彼之意常欲戰不得已而後知我之意常欲和不得已
而後戰或者必欲多與之弊以幸其久而不變則無是理臣
願陛下訓所遣之使俾無輕許以謾大計以和為戰守之權
以戰為守和之備此至計也

待夷狄五

戰守和

以當有定策立說

策頭

夷狄之強弱固無一定之時國家之緩御當有一定之

策自漢迄唐所以待夷狄者不過和戰之兩端搢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珮劍相持矛盾不一而不能於和戰之外講求一定之策以爲自強之計固可陋已

策段

古之善守者固有堅壁閉壘更歷歲時甘受巾幘之辱

而不出者未有守未替月誘於小利而求戰者矣古之善戰者固有屢戰屢衄不沮不抑而卒以一勝而收功未有困於一衄而屈已求和者矣以草茅愚慮以爲今日有意於戰則當如唐憲之任裴度不能戰而有意於守則當如魏相之於趙充國最爾淮蔡敢拒唐命環諸道而攻之不勝者累歲滿朝譁然嘗以罷兵爲請矣惟憲宗不惑裴度請行一戰而蔡功成十二便宜利害明甚議下公卿詰難數四惟充國不變

前設而魏相力任其計故屯田計行而西羗自服何者一定之謀立而堅凝見定也

昔韓范二公論西事於仁祖曰惟當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務而張戒進言於高宗亦曰今當以和為表以備為裏以戰為不得已至哉言乎此愚生所謂一定之策也鑒往事之是非撫遺編而浩歎切謂自有書契以來未聞強梗暴橫如今日之韃虜者也如將與之和歟狼子野心難以保信海上之盟不可鑒乎如將出於戰歟則彈力竭疲民以逞洛師之衄可不懲乎

母已則有一焉遠交近攻之遺智為可祖耳蓋今日有草地之韃有近邊之韃草地之韃真蒙古之醜類也近邊之韃乃

回回女直之遺俘也愚嘗聞之邊謀之言以爲真韃限制此曹不使越唐鄧蔡息而止獨許之南向而責其子女玉帛之獻爾夫韃旣滅其國而俘其人驅之使戰安知不欲坐收卞莊子刺虎之功乎守戰之說以禦近韃而不至輕挑遠韃之怒用和之說以交遠韃而必思力制近韃之患如紹興初年藕塘一捷殲偽齊數萬之師金虜始懼而和議成矣當夷狄方強之時此亦隨宜應變之方者也若夫一定之策則如之何曰以宣王之內修政事爲攘夷之規摹以句踐之分治內外爲沼吳之根本不以至懼去舞之念易吾強於爲善之謀則敵國外患乃興王啓聖之機也

事紀漢武帝時王韓匈奴議王恢曰擊之便安國曰勿擊便

乃和親明年王恢曰單于可擒百全必取上曰善乃從恠議
伏兵馬邑谷旁唐太宗時突厥遣使請和群臣咸請許之

封倫曰彼謂我不能戰乘其怠擊之必戰戰而後和威德兩

全矣唐本傳德宗語大臣以和戎息師之便馬燧曰可百年無

虜患柳渾曰夷狄人而獸心易以兵制難以信結柳渾傳

本朝真宗咸平二年虜謀寇邊上以問曹彬彬對曰臣料上

鄙終復成和好上曰此事朕當屈節爲天下蒼生然須執紀

綱存大體即久遠之利也高宗建炎元年李綱上十議一

曰議國是謂今日之事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一切

罷和議專務自守之策紹興三年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

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四年魏矸言當罷

講和一字以攻守代之

並小

八年上有備無患縱和議已成

不可弛兵備劉大中曰和與戰守自不相妨若專事和好而

忘戰守則墮虜計中爾

上諭輔臣曰近殿中侍御史張戒

有疏論備邊當以和為表以備為裏以戰為不得已此極致

之論也 九年上謂大臣曰乘此閒暇廣武備以戒不虞足

以待強敵矣和議豈足深恃乎 十年進呈戰守之計上曰

戰守本是一事可進則戰可退則守非謂戰則為強守則為

弱但當臨機應變而已

並聖

張戒上高宗請外示通和之名內則不忘決戰之意而實則

嚴兵據險以守自古能守能戰而能和者有矣未有不能守

不能戰而能和者也使真宗無撻凜之捷仁宗非慶曆之盛

雖百曹利用百富弼其能和哉

宋熹孝宗曰臣切觀今日之論國計者大槩有三曰戰曰守曰和而已然天下之事利必有害得必有失是以三者之中又各有兩端焉蓋戰誠進取之勢而亦有輕舉之失守固自治之術而亦有持久之難至於和之策斯下矣而主其計者亦以為屈己愛民蓄力觀釁疑敵緩師未為失計多事以來此三說六端者是非相攻可否相奮於冥冥之中談者各飾其私而聽者不勝其眩雖以陛下之明未能斷然無惑志於其間

陳同父云猶之訟焉已則欲止而其入制其權則雖卑辭厚禮以求媚而彼未必許縱許而弗堅也故凡不能以戰守而

為和者是終不克以成和也漢文帝有灌嬰張武樂布董赤
之師以出征有雲中飛狐棘門細柳之屯以固圉而後能成
俱棄細過之約唐太宗有行軍總管以秦涇陽之捷有渭橋
軍陣以耀威武之盛而後能破驕虜之以膽就白馬之盟此
所謂以戰守而為和若夫六國之從既散乃爭割其地以塞
虎狼之欲項羽之勢既蹙始肯折蓋世之氣請為鴻溝之約
以是為和則不足以為和矣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七十五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七十六

武事門

納降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不虞之變難測○天下之患顯於已然者猶可圖
伏於未然者深可慮古今下虞之變其開也有門其來也有
塗善防患者杜其門而塞其塗則可以久安而無事嗟夫向
奴之驚桀者抑矣而嘆息富貴已萌於鴻鵠言志之人將帥
之庸懦者誅矣而移檄舉兵已發於牛角橫書之子盜賊之
梗化者鋤矣而兆歿胎禍又見於虎步之英雄世之所謂豪
傑者藏奸於不露之中伏機於未形之表彼其歸我以偷生

豈真去偽而從順哉

去就係乎興亡○嘗讀孫子一書至十三篇之末其論上智為間有曰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望在殷夏殷之王固天命之所由屬也何伊摯呂牙之能為興亡者哉蓋用間之法不以豪傑之未至為可憂而以豪傑之去國為可慮不以英雄之未附為兵家之忌而以英雄之去已為腹心之患故夏雖未亡摯去則亡周雖未興望至則興國之興亡其關於豪傑英雄之去留也尚矣

稽古偉議國以得士為強○吳得伍員而克強楚秦得由余而伯中國高祖得陳布因以制項羽光武降銅馬因以復漢業昭烈用馬超因以定蜀地魏武有許攸因以破紿縲

降附中奇士○仗劍歸漢一亡卒也壇場既築大將出焉
舉地附唐一降將也釋囚臥見忠臣奮馬陳平楚成也而得
其出奇之計李祐蔡將也而立其戰勝之功

法祖嘉猷祖宗善用降附○楊業河東之降將也而委之兵
馬此唐用李祐法也鸞河渤海之藩帥也而飲之巨觥此漢
用金日磾法也祖宗非固破規削矩樂與屈弛泛駕之徒從
事也亦以英雄豪悍之士其才足以有為其謀足以有濟用
之則為國之舟航不用之則為敵之鷹犬納之則為吾之城
池不納之則為彼之間諜聖明大度豪傑屬心豈容以其降
附之流而少之

逆為納降之慮○孝宗嘗與大臣語及歸正以為非特子孫

之憂今日之事又在眉睫間矣至哉斯言非逆詐也亦以駕馭英豪固自有法也不然河南屯塢拊之以士稚則感恩領之以租約則叛去姚襄來附待之以謝尚則相歡臨之以商浩則反噫非駕馭得失之驗歟

時文警段結給降附之術○懷之以恩禮使之有權然效死之心則築壇而拜激之以信義使之無猜嫌疑間之迹則臥內以訪待之以過望以盈其欲則有供帳以隨之示之以威嚴以懾其氣則不揮洗以待之夫人之有英雄豪傑之材者未嘗不欲資以自用而非樂於俯爲人用也勢有所不得已情有所難安則始欲操其自用之心而思就夫人之我用故接之以息禮者所以消其自用之氣而示之以誠信者所以

責其爲用之效故舉地歸唐者可使之立功報主於異時羈虜臣漢者可使之忠孝傳家於繼世否則未築壇之前安保其不逃去已當上流之寄不能不懷形勢難居位號宜抑之憂者矣

納與卻不可輕○將有叛亡內嚮如蕭梁之侯景挈疆土以
來歸者將納之乎將拒之乎其拒其納利害係焉納之而不
能制適以啓金甌傷缺之悔又有恣睢寇亂如石氏之冉閔
遣使臨江請軍共討者將應之乎將卻之乎其應其卻倚伏
存焉卻之而不能受固不能洗銅駝荆棘之悲

豪傑去留難測○舍虞之秦者烏知其非百里奚皆楚歸漢
者烏知其非韓淮陰況夫楊朱之岐可以南可以北孟軻之

水決之東決之西前齊後魏無徑不通左趙右燕無關可隔

綱鑑易知錄

魏則其足齊有良謀

養鷹既飽呂布終去

楚失其心漢得大將

放虎自衛嚴顏實憂

狐死丘首豈不懷歸

坑降二十萬而關中之民無固志

鶚變好音終非本性

徒降三千餘而三秦之傑有疑心

脫略遺幅待以赤心

或妻孥於異境或婚姻於絕域

撤棄藩籬結以誠信

或兄燕而弟秦或男晉而女趙

寵之以重賞以保其求

困檻下嚴則虎豹山林矣

貫之以寬法以責其效

條籠不謹則鷹隼雲霄矣

英雄不出而無籍亡命反為吾境內之妖祥

烏合無歸而不逞嘯聚反爲我山林之怪異

當今獻策

不以降士遺材○擊劔扛鼎何往非材狗盜鷄鳴

要皆有用無以揖遜廢騎射無以繩尺遺屣弛無以撲歎先
奇傑智謀術略能運籌決勝者取之武勇材猛能被堅執銳
者取之諳熟邊方能驅駕土豪者取之慣習者水戰能運掉
舟師者取之收捍殘破郡邑復歸吾版圖者取之招誘叛亡
雄傑欲效吾臣子者取之雖盜賊亡命之人不妨錄用雖夷
狄境異之徒抑且收拾初何資格之拘初何流品之別
納降當爲之計○其爲我者歸無逐鹿而有爭肉之誅也其
爲我用者無兔死而有狗烹之虞也是必有以服其心而制
其力薄其賞而徐其望使之墮吾計中而不自覺也

今日降附難保○翫我將帥諗我師旅覘我形勢熟我虛實
含怒鼓怨背義反忠前日之歸附者轉而爲今日之陸梁矣
曩時之來順者反而爲此時之飛揚矣

生意收結異國人不可信○雖然趙信胡人耳其歸於漢身
雖漢而心未嘗不胡關羽屬人耳其歸於魏身雖魏而心未
嘗不蜀慕容翰之不忘於燕劉淵之不甘於晉依巢於我雖
若誠悃首丘之念未始不存異國之人其可信而用之乎上
之人當曲爲之慮

以處置服其心○嘗觀唐元和中裴度上疏有曰今淮西盪
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洪興疾討賊豈朝廷能制其
命哉亦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然則處置之間必動中事

宜而後可上之人盍亦加之意云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御得其道則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狙詐咸作

敵陽

阻於物者物亦阻之歎於人者人亦歎之

表

歷代叢書

晉羊祜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為

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祖逖

至豫州大興攻討北地悉平降附者日以千計由是黃河以

南盡為晉土

殷浩次山桑降人姚襄反浩大敗績

並本唐

阿史那伏念請縛溫傳自效裴行儉曰受降如受敵乃勅嚴

備遣單使往勞

傳本

皇朝典章

仁宗慶曆元年樞密院諸蕃部歸附者從家內地

給閒田以處之繼治平四年种諤招西人朱令俊最為橫山
得力酋長已給田十頃宅一區乞除一班行使誘示諸羗誘
降橫山之衆嗣高宗建炎二年上曰朕欲發諸郡歸朝官盡
赴行在存撫之庶可召和氣雖紹興三十二年上曰中原士
民不忘祖宗涵養之德相繼歸正朕恐士大夫分南北彼此
寢失招來之意卿等可審處如有官能辦事者與差遣士人
從便應舉其餘隨宜收恤則非惟已來者得安未來者聞之
必欣慕而至爾

先正論建蔡齊奏南海蠻部去殘酷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宜
納之荆湖間以閒田使自營今縱郊之必不復還其部苟散
入山谷當為後患歸行西夏首領各稱偽將相來降補奉職

羈置荊州富弼上言二人之來其家已族久當厚賞以勸來者

文集菁華老泉云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絏居之新閑谷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於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而飼以一雀獲一兔而食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為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飢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

納降二

以防患未然立說

策頭事有爲功於一時而貽禍於百世者處夷狄降者於塞內是也昔光武徙匈奴居之西河上黨趙充國馬援徙先零煎當居之金城三輔司馬懿劉琨徙鮮卑居之棘城代郡魏武帝徙戎居之秦州洛陽皆矜一時戎捷使之爲編戶與齊民雜處不知華夷之不可不辨養成癰疽至晉而潰五胡迭起塗炭中原者三百餘年積骸如山流血成海生民之類殄滅幾無餘種嗚呼其禍慘矣

策臣明王謹德四夷咸賓待之荒服坐諸國門尊中國明大分也自漢唐以來以夷虜降附爲盛事始有處降羌處突厥之議漢之處降羌也辛武賢段紀明則欲誅擊張奐趙充國則欲鎮撫唐之處突厥也溫彥博竇靜則欲內置魏徵顏師

古李百藥則欲外屏是皆集議以求其當者然律之國門外之制則中國正當自養其尊不必引納異類以產異時肘腋之變也

本朝西事之興揔戎出征者有如韓范觀其膽寒之謠疑有制虜之奇策然不過招納族長俾為我用而已異時种世儻之守青澗也赤心置人拊納蕃部亦惟于其種落之豪健者羈縻之是何獨汲汲於蕃戎之內附耶蓋微盧彭僕比干興周北貉燕人馳騎佐漢蕃戎慕義從古而然誠使于其種落之中誘其豪傑者為之用而又撫之以恩結之以信董之以威懾之以權逆防其變詐以為之羈縻則狙詐作使永無竊發之患矣

律門卷之七十六
今日草地之雌雄誠決則我疆之應接方新委命來歸錫心
內附是當納之以朝清渭乎抑將卻之以閉玉門乎納之則
奸心叵測將階侯景之禍梁卻之則機會坐失徒資姚襄之
附晉是當何如而處之耶必有深長之思處置斟酌使無噬
臍失策之悔可也

或者乃曰流民固當納也然漢魏之交夷多內屬反以激異
時劉石紛擾之憂復輒不當懲乎逋將固當招也然蕭梁之
世河南內附適以啓金甌傷缺之悔往事不當鑒乎雖然此
一說也而又有一說焉曰彼流民者生長邊淮勇悍善鬪曩
歲六合山寨之保裴光黃丁壯之團結不知其幾俟無所歸
至有誘之以爲韃用者矣於其歸也如之何而疑之彼逋將

者久處邊方諳吾事體况又投拜等戶之衆照兩河首領之強梁類皆豪傑有謀者萬一資之以與我角為憂方大於其來也如之何而棄之然則受之既如彼而拒之又如此是獨無說以處之乎誠有以處之則何後患之有

事類

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先零侵邊趙充國遷之內地

當前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勢信其馴服之情

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

西羌

唐頡利之亡其下來

降者尚十餘萬咸言請悉籍降俘使習耕織遣還河北彼鳥獸野心非我族類弱則伏強則叛其天性也陛下奈何以河南居之且降者十萬若令數年孳息略倍而近在畿甸心腹疾也

類頡

納降三

以善能駕御立說

策頭得豪傑之力易服豪傑之心難夫所謂豪傑者必非庸庸碌碌甘心於俯首係頸之人也嗚呼叱咤拔劍疾視亦足以爲人豪國家苟得若人而倚仗之則可爲邊陲之金湯而破夷狄之膽矣然必有以服其心而後足以役其材有以制其死命而後足以得其死力拔一城與之一賞獲一邑與之一資此老蘇所謂待常將法耳非所以處天下英雄豪傑之流也

策臣商郊之役庸蜀羌髻莫不效力矣召陵之役江人黃人亦俱來矣武王威公何以得此良以弔民伐罪之仁伐楚尊王之義可以服其心虎賁熊羆之士兵事內政之軍可以制

其力又曷嘗以異國之人而置諸封畛之外哉

漢高帝方黥布以窮來歸故洗足不起以挫其銳布欲自殺後見帳御從官如漢王則又大喜過望故布服而漢興梁武帝方侯景來歸遽裂地而王之其後景凡所須輒痛挫抑之故景叛而梁亡吁世之奕碁者嘗曰碁之高下不甚相遠但高者識先後着耳如漢高帝則可謂識先後着也如梁武帝則以後着為先着矣

書 漢高祖遣隨何說黥布布杖劔歸漢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韓信曰臣皆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綬解衣衣我推食食我 本 光武擊銅馬悉破降之封其渠帥

列侯降者猶不自安光武勅令歸營勒兵廼自乘輕騎按行
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
後本張睢陽前後說降賊將甚多皆得其死力唐本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鹽水群英行詞會元卷之七十六